

旧时光

灵川访古(两则)

□蔡旭

有莲花的村子

见到村头小河中这一片莲花,我才醒悟,这正是江头村之魂。

这个古村,以众多明清的古建筑群,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史第、按策史第、奉政大夫第、同知府第、知州宅、解元宅、进士宅、五代知县宅、四代翰林宅……这条灵川县的小村,真是人才辈出呀。

五六百人的村子,在明清出任为官的竟有200多人,其中知县36人、六品13人、五品18人、四品7人、三品2人、二品3人、从一品5人、一品4人……令我惊奇的是,当中没有一个是贪官。一条“百年清官村”,是怎样养成的呢?

原来,这条姓周的村子始祖是北宋名家周敦颐的嫡亲后裔。定居江头600年,他们恪守周氏家训,传承爱莲文化,“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条周姓村子的祠堂,就叫“爱莲家祠”。

他们办义学,设私塾,村中的格局,家里的设置,每一个细节都在教你怎么做事。家规、家教、家风,文脉、学脉、德脉。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就这样把一个个小孩培养为国家栋梁。

这么一条有底蕴有内涵的古村,值得重点保护。见到这一河莲花,我明白了:莲,是江头村的象征,是江头村的名片。

我知道,有莲花的地方,不都等于有好的风气。当然,有代代相传好品德的地方,才配得上一池圣洁的莲花。

大圩古镇万寿桥

一座石拱桥横跨在河面上,面对着漓江的锦绣水。在两江汇流处,一眼览尽如诗如画的好风景。远似青龙卧江,近看桥影如月,桥本身就在触景生情处。

它像一根扁担,挑起两岸沿漓江延伸两公里半的古街。想起它的名字,“万寿”当然不是指实际年龄,而是一种泛指,一种祝福。其实它也很老了。始建于明万历年间,重建于清光绪时节的单孔拱桥,屈指已400多岁。

两边各二十余级台阶上,磨得光溜滑亮的桥面的缝隙中,青春的绿草勾勒出每一块青石板的沧桑。它的前身,那条木结构三拱板桥,当然更老,它跨过千年的流水。见证着大圩的兴衰苦乐;见证着远在600年前,大圩以其“大”,就已成为广西四大圩镇之最。

我站在桥上,向刚刚丈量过的两边的古街张望。

一边是青石板街,有香市庙会、汉王庙、广昌布行、万寿宫、桂粤水运镖局、关帝庙和古镇博物馆;一边是鹅卵石街,有太平门、永安门两道拱门。多是保存良好的青砖青瓦两层明清建筑,前店后居,集商住于一身。

临街可见竹编作坊、草鞋作坊、草医诊室、老剃头铺,不时会飘出灵川狗肉、漓江清水鱼、土米酒、桂花凉粉的诱人的香味。

我看到桥下,奔腾不息地淌过的,是岁月的流水。而同桥一样岿然不动的,是青石板与鹅卵石的街,青砖青瓦的房子,以及古老的故事。

片断

珠海感怀(两则)

□陈毅艺

城市客厅

初秋,是珠海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清晨的滨海小城,格外干净。儿子坐在小推车上,我推着他从吉大景山路沿九洲城走,再穿过花团簇绵、湖水激滟的海滨公园……儿子对落下的阳光眯眼微笑,对迎面扑来的海风招手问好。

来到“城市客厅”,一边是路旁山坡小树林里的小鸟啾啾,一边是近在咫尺大海的涛声。

高处有盘旋的观光直升机,低处有贴近浪花飞翔的鹭鸟。海面上流动着高速客轮、游艇、帆船滑板。远处是依稀可见的香港离岛、深圳的赤湾,近在眼前的是伫立在岩石上的珠海渔女雕像。

一会儿功夫,沙滩上的游人渐渐多了起来。儿子躺在小推车上,我看着海水一寸一寸涨上来,潮水已扑涌到小轮子底下。儿子在海水有节奏的轻叩下酣睡着。蓝天当被,沙滩做床,海浪声是大自然的催眠歌谣。半山半城半海湾,试问哪里的孩子,可以拥有这样的城市——在浪花上睡觉,在沙滩上圆梦。

这一刻,我是幸福的,儿子更是幸福的。

爱情邮局

手机微信渐渐取代了书信,成为时下人与人之间新的交流方式。

但这座爱情邮局却无法取代。有人、有爱、有情感就有爱情邮局的存在。

在珠海,在珠海的情侣路上,在情侣路的滩头上,“爱情邮局”与“白色灯塔”遥相呼应,像是互诉衷肠,像是在讲述各自不同的故事。

爱情邮局不仅仅邮递浪漫、思恋、爱,它还邮递星光、月色、朝霞、清风。

远方的姑娘,她看到的云就是收到了我的信笺,她感受到的海风就是我的呼吸。

浮生记

薄壳的诱惑

□阑珊



《深夜食堂》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道人生料理,比如红香肠大哥,比如猫饭女孩,比如茶泡饭三姐妹。那么,属于你的人生料理是什么呢?我的应该是炒薄壳。

小时候,每到夏日傍晚,穿过屋厝小巷,闻到家家户户飘过来的金不换炒薄壳的香气,不用妈妈喊也知道该回家吃饭了。

薄壳是生长在潮汕至福建海域的一种廉价海鲜,因其壳薄得近乎透明而得名。不过在潮汕以外的地方,很多叫它海瓜子,大概因为它吃起来一颗一颗完全停不下来,堆出来的壳像小山一样,有如嗑瓜子,倒也十分形象。

在潮汕还有一种更形象的说法:“食薄壳找不着脚屐”,意思是说薄壳味美好吃,令人停不下来,吐出的空壳淹没了脚屐,你们感受一下。

由于这种种族灭绝式的吃法,每到夏天,采薄壳的渔民们尤其忙碌。

薄壳自幼体就裹在海里的泥巴里,抱团成长,从幼体到成熟,要经受螃蟹的啄食,台风的摧残,留下来的才有机会被捞起来。

有时是凌晨,疏星朗月,渔民们潜入十几米甚至更深的水海里,在黑暗中凭感觉水中用刀采割;有时是下午烈日当空,海水涂抹一银金光,晒得发烫的海水,村民晒得一身黝黑发亮。

有时每天得往返水面海底近百次才满载而归。

记得小时候市场上的薄壳都是像葡萄一样一串串卖的,买回来之后还得把它们一颗一颗摘下来。现在方便多了,全部摘好装成袋运到市场,直接搭配金不换售卖。这种千金都不能换的配料之于薄壳,对我们来说是比番茄之于炒蛋还要理所应当的存在。学名是罗勒,有的地方叫“九层塔”,有独特的香味,与薄壳堪称绝配。

薄壳采摘过程虽然复杂,做法却相当简单,最常见的就是快炒。火候是秘诀,金不换是必备,短时间内快速翻炒,让香味瞬间迸发出来。

但闻一股甜甜的薄壳味扑鼻而入,早已喉咙一咽,稍一分辨,金不换的香味裹夹其中,令人一闻便觉心中一乐。待碟子盛近,金黄松嫩的薄壳米被裹在波纹清晰可见的薄壳里,或一壳里两三颗挤一块,或单独一颗圆鼓鼓的挺着,缕缕白烟依稀飘浮于上面。哪里还忍得住?立刻不由分说“磕”起来。

离开家乡后,我的夏日乡愁全靠薄壳拯救。一帮朋友常常以薄壳之名聚会,以前没吃过的朋友也被诱惑进来,成为薄壳的拥趸。尤其是朋友阿京,一个非潮汕人,却练就出一身炒薄壳绝技,各种创意炒法简直登峰造极。

由于从小练就的“磕海瓜子”技

能,我吃起来的速度常常令他们惊叹。牙齿将蝉翼般的两片分开,双唇一吸,舌尖一舐,那肥美的小鲜肉便乖乖就范。就这样一粒又粒,直至那如山般的壳快将我的头挡住,对面的朋友惊诧一声说,你能不能让让我们?

每当此时我就要忍不住地吹嘘,在我的家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薄壳节”,热热闹闹地展示椒盐薄壳、薄壳米粿、薄壳米烙等吃法。

还有更高级版的薄壳米,是在经过脱壳、筛选、浸漂、煮沸,再用竹扒搅拌,让肉跟壳分离,最后再捞干、冷却、装篓,等等一系列耗神耗力气工序后制成的。

制成后的薄壳米,颗颗饱满鲜美,黄色为雌性白色为雄,可腌制后艇粥,也可小炒,还可以做成薄壳米丸、薄壳紫菜卷、薄壳米炒饭,最适合各种磕海瓜子教初学者了。

因为有薄壳,每年夏天都凭添许多美好时光。大快朵颐心满意足之后,最是放松惬意,白天的炎热已逐渐散去,再晚一点还有沉沉的梦与星河,仿佛所有美好都应该在此刻发生。

无法挽留的时光越来越多,但我们也总能在其中收藏一些美好。在闲散的夏日里携伴而行,微醺,加热,趁着赏味期尚未结束,百无聊赖地吃喝、聊天。

油画《秋色原野》
李翔 作

笔记

探寻神秘的红树林

□何悦华

酒地从船头翩然而过,前面海中的绿树丛里有成对的白鹭飞出。刚才在岸上还是那样的枯燥闷热,此时却恍如到了人间仙境。

船就要驶出滩涂,前面就是茫茫大海。我问随行的人,红树林在哪?有人指着海中矮矮的、像山坡上的荔枝树一样密密匝匝的树丛说,这就是红树林。我一下子怔住了,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原来红树林并不红,也不高,就这样密密的长在浅海里。

船驶出了滩涂,在滩涂与大海的过度海域,有一大快一大块的竹排棚悬浮在水面上。随行人说,这就是养蚝基地。当地采用吊桩养蚝,即背壳背用水泥将蚝苗粘在胶丝绳中再放到蚝棚中吊养,每条绳长两米,共贴9对18只。这种吊养方法能利用绳子的随浪性,增大和延长蚝的进食空间和进食时间。

这里的水质最适宜蚝的生长,这片海域养殖的蚝肥大且味道鲜美,被誉为天下第一蚝。周边一些地区养殖的蚝,到一定的生长阶段也需运送到这里,再养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成为

优质的蚝。我忽然若有所思,这里的水质,是不是与那一片红树林有关呢?

船驶出大海后兜了一个圈,让我们近距离看到了生态养蚝基地,从整体上领略了红树林的风貌。回到码头的红木山饭店,席间我询问了阳西县有关人士一些问题,再查阅了有关资料,终于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

红树林不是一种树,而是种类繁多的红树科树种。红树林并非树叶红,而是树皮红,树枝红。红树林是大自然的杰作,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单从生态效益来说,红树以凋落物的方式,通过食物链转换,为海洋动物提供良好的生长发育环境。这里的蚝正是以这片得天独厚的红树林海域而变得品质优异,享有盛名的。这里所产的鸭蛋是红心蛋,也是红树林特产。

了解了红树林给人类带来的诸多好处后,我之前的失落一下子变成了一种收获。自然界各生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我们人类社会各种职业之间也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

读诗

感染(外六首)

□量山

在急诊边站着,
四楼的天台晾晒着住院者的衣物,
它们离开了病体,重获
干净的自由。

我爱上了我的病历,
像爱一个人。
我们的名字被绑在一张处方笺上。
雾霾的天空。胶囊
——你含在嘴里。

在横岗山

两个县城以一座山为分界线
各自掌握不同的风景
他们身在其中,后来
才成为移动的房子。不知疲倦的车轮
山下——

稻子的香气在水中铺设了座位
招呼我这个来自麦田的人
夕光里
那是另一个把身体弯进泥土的人
他的额上有一片海,翻滚着山上的云层

停留

叶黄时,小鸟的巢突出于树木
我们也街着树枝计算
水边的高层
高架桥上的货车并不为
羊或者格桑花停留

青山下——
一群灰雀似乎受到惊吓飞走
而灌木丛也没有因失重感到轻松

在桂花树下

在破旧的轮胎、砖石、落叶之中,几只鸡
觅食,压蛋儿。不复祖先的远大理想
无差别地等一只无所不能的手
没有惊恐不安,只有理所当然
桂香的甜腻如初恋
文艺的芦花鸡又在歌颂岁月
笼子旁的鸡冠花竖着鸡冠
好像得到了血的浇灌
我坐在桂花树下,想到维吾尔
他写夜莺和学夜莺叫的孩子

端午抒怀

今天,我想读一首诗
一首叫屈原的诗
这首诗有艾草的气味
有刀剑的激昂,流水的悲伤
在汨罗江的烟波里
这首诗是一滴滴的水
它们汇集成宏大的交响

今天,我想读一首诗
一首叫山羊胡子的诗
这首诗有青草的气味
也有着山羊雪白或栗色的皮毛

其实二者没有可比性,
但有同源之处
都来自善良,爱
不管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

广玉兰树下

两只鸽子左顾右盼,
在极短的时间啄食着
觉察到危险,瞬间
就飞走了。

这会儿,平地上是几只麻雀,
它们在重复鸽子做过的事情。
丝毫看不出疲倦

在你眼里,这或许是诗,
它们觉得仅是活着。

恍惚记得多年前的黑眼睛
那是只猫头鹰,它隐于树冠
紧抓树枝。

玻璃

冰雪的杀气
一只孤鸟的翅膀

把玻璃切开
玻璃刀出卖了
凝固在里面的火焰
像一场梦幻

从一种真实到另一种真实
仅需一块石头
来,掀起一
砸我们自己的脚